

崇敬錄

乾

崇敬錄序

人之一心合理氣統性情爲一身之主萬事之本者或不免私邪所蔽物欲所引昏昧放逸出入萬變而無形影之可指方向之可尋苟不有以檢攝提掇扶策維持致操存涵養之工則曷以保其天理之明而不爲外誘所撓汨哉嘗竊惟之吾之一身知覺運用雖莫非心之所主而敬之一字又爲一心之主宰必欲使是心存在裏許總領百體而不至昏昧放逸則蓋頃刻捨是敬不得此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爲徹上徹下之工者也故自灑掃應對至於格致誠正

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至於中和位育安百姓平天下莫不以一敬字貫之千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曷嘗有外於敬者乎聖人之敬與學者不同雖曰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而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亦不無警惕維持之意不可謂全無所事而在學者則其工夫節度自有次第若不究古聖賢旨訣之明淵源之的而列錄編載合成一通若朱子所謂類聚程門論敬處觀之者而日夕擎玩反覆不已則亦奚由端的省悟感發興起實體于身而知所用力哉余以譎劣空疎兼以耄荒其於本領工夫了無實得固不敢與

議心學而少也從先生長者遊幸得以略聞主敬之說與同志論學亦或掇拾糟粕談說及此而恨未能究極源委的認成法以自勉數年前嘗占得閒日月試取經傳史記羣聖賢書特以敬字為標準而歷究其旨訣淵源一一拈採片片騰出欲編作一部藏之巾行已久而亂藁無別縱橫錯雜未暇勘定昨年春始因子姪申請欲為之整頓序次而病眼模糊無以攷檢遂令家兒鼎輝逐條歷提再三誦讀以聽之只自閉戶塊坐默領心會商量去取指揮編載以聖賢相傳旨訣之要集為一通而分上下其次列錄聖賢

相承淵源之正合爲一統而又分上下是併爲元篇
且有所謂旨訣續集淵源附集承元篇次載至若懲
省錄別爲外篇係未合以名之曰崇敬錄令鼎輝紬
繹繕寫僅成草本尚不無遺闕舛誤不得不更待勘
校然而其大體已成觀於此而欲從事是敬則至論
備載大統昭揭一開卷而爛若日星所謂操存涵養
勝私慾明天理而得一心體用之正者庶將由是渙
悟用力然此只要自勉而與同志共覽而已敢曰發
明心學哉嗚呼子路以聖門高弟爲百世之師而及
聞修己以敬之說則猶不免少之而再三申問矧如

後生末學未嘗真實得力於敬則亦安知其用之
大足以體信達順而終至於安百姓也敬之用甚
大而其工夫特要嚴密此當從儼若思始而誦整
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學者最初下手之地厥
有志於持敬者盍亦知所當務哉乙丑仲夏日末
學鵝洲申體仁序

--	--	--	--	--	--	--	--	--	--	--

崇敬錄序

心爲一身之主宰而敬爲一心之主宰莫尊於心而
主宰之以敬則敬之崇宜可知也故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者禮之所爲用也然
而夫子贊易有謂知崇禮卑者以其對知之無所不
通而禮之戒謹謙約有似乎卑則其卑者卽其所以
益尊而光也此可以互相見也爰自洛發以來發明
敬之爲學之要無復餘蘊而其在吾東則溪湖相傳
之正宗壹是用此道也晦屏先生申公生於聞韶世
鄉早游湖上門得高弟適統之望其平生用工要不

出敬之一言而逮至晚年手自蒐輯歷代聖賢主敬之語以爲一編首明旨訣之所本次以淵源之由來而旁及於羣哲諸儒之發明懲省者總而名之曰崇敬錄蓋亦出於深體實得之餘而於是乎有欲究觀此一字之旨者可以無待他求而足也其有功於後學者不已多乎公之卒今且二百年所著文集蚤已行于世而惟此一編尚在家藏族後孫鎬襍泓諸君齎其原本遠來示余屬以勛覈而爲之一言以其書成於晚年而或有未及整理條例者故爾竊以爲儒者之學本以爲己修身之道必先正心誠意而心之

正意之誠寧有不以敬者乎心者萬理之總會也欲明其理必由存心存此心而明此理所主者不在敬乎雖以措諸事業者言之大則國與天下小則日用云爲一無有不敬而能善始終者夫敬之可崇者如此而乃或有想像空寂廢絕主宰者甚至有欲打破這字而自安於偷妄者亦獨何如哉是錄之出其無有惕然警悟而從之詳察反求者乎顧此素乏主敬之工而自棄其德於道塗聽說者何敢與議於聖賢相傳之說而中心欽嘆猶懼是錄之不得公諸世也謹爲書此以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與之道焉歲

甲寅白露節鄉貫後生金梶敬叙

崇敬錄目次

卷之一

主敬旨訣

卷之二

主敬旨訣

卷之三

主敬淵源

卷之四

旨訣通集

淵源通集

旨訣續集

淵源附集

附懲省錄

崇敬錄卷之一

主敬旨訣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

義者凶

禮大戴

朱子曰敬便豎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
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西山
真氏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
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
人已致謹於此矣

○臯陶曰行有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

吉哉

臯陶
謨

蔡氏曰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唐孔氏曰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蔡氏曰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蔡氏曰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陳氏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豫怠遊宴之類欲

聲色嗜慾之類逸欲生治功墮矣惟戒逸欲而存
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
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眇而圖之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蔡氏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
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
常也衷降衷之衷卽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
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
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

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呂氏曰寅恭惇典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
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皆天之典禮否則爲虛
文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蔡氏曰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言天人
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在而吾心
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
所以敬之哉○陳氏經曰有土之君惟敬則不忽

乎民是乃不忽乎天不敬則徒知天之當嚴而以
民爲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臯陶安民之謨必
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以君臨民敬心不存則
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當以敬臨之○董氏鼎曰
臯陶言知人則戒逸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
懼而至於曠官廢事言安民則懋政事敬有土惟
恐人君不知懋敬而至於褻天玩民蓋以人君一
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柢歟○西山真氏曰武夷胡
氏嘗舉臯陶謨天叙至有土章曰臯陶之學極純

粹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益

蔡氏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

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興事而數考其成兩言欽
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
此舉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帝拜
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
不可以不敬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舉陶賡歌而
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
以爲不可及也歟○陳氏猷曰舉陶因帝振奮增
廣之意而欲其加謹慎省察之心凡作興必謹守
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又必屢察已成之
治而欽哉不可玩夫已爲也

○伊尹訓于王太曰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訓伊

蔡氏曰太甲當以三風十愆敬之於身念而勿忘

也○陳氏猷曰祇厥身乃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

篇之綱領也○張氏曰能敬其身則能如夏后之

懋德繼先王以嗣德之愛立敬作善之祥惟德之

慶皆自敬其身出故敬立則百善從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天命撫綏萬

邦肆嗣王丕承基緒太甲

蔡氏曰顧常自在之也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

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肅敬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陳氏譚曰顧諟者卽敬也推此心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所謂顧諟明命也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蔡氏曰嗣王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蔡氏曰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丕大也顯亦明

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而待旦而行之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蔡氏曰欽者肅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蔡氏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得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蔡氏曰曰敬曰仁曰誠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
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嘿不可有一毫之慢民
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
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
於彼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已太甲
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
歟○西山真氏曰敬誠仁并言始於此三者堯舜
禹湯之正傳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盥
茲哉

蔡氏曰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
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西山真氏曰惟
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
前言敬仁誠茲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
誠故也

○王命說曰欽予是命其惟有終

命說

蔡氏曰言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

說進于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

蔡氏曰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蔡氏曰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
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
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
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
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惟教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蔡氏曰教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
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
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人
列于庶位

蔡氏曰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
其意廣求俊人列于衆職○陳氏曰古人言學自
傳說君臣始

○洪範九疇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周書

蔡氏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張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西山真氏曰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其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其敬用

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又曰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存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而肆無由而能從視聽蔽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汨於多端何由而通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信哉○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爲九疇之宗旨而敬用五事爲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

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本又在敬之一字也又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其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克而極於肅又哲謀聖矣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進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為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為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

見者復致操存之功則百體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

○太保紹曰嗚呼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不敬詔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舍則亾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

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蔡氏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嘿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朱子曰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蔡氏曰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

子○呂氏曰祈天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耳○新安陳氏曰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豈可又以悠悠失之哉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蔡氏曰召公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

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
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為國家
長遠慮蓋如此又曰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
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人君
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
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

○王成拜手稽首曰公調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
誨言洛公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蔡氏曰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

之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

蔡氏曰所猶處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朱氏大方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

箴砭之益

○公曰君喪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

天威君

蔡氏曰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

蔡氏曰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氏曰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

○王康曰嗚呼今予祇命公畢以周公之事往哉命

蔡氏曰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王王康琅若曰嗚呼君牙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

緒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君牙

蔡氏曰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恐其陷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陳氏曰爲訓之道不可以不敬而尤不可以不明

敬以待之明以告之則爲教之道得矣

○王若曰伯冏惟予不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惕

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命罔

蔡氏曰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藝憲

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罔者深且長矣

○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
刑呂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
德惟刑

蔡氏曰此總言之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
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毅齋沈氏曰嘗讀罔
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不易
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罔
也既以怵惕惟厲自儆復以格其非心責臣罔有

不欽之訓嗚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矣此心
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
豫知儆戒者不免躬自蹈之逮其期頤篤老之際
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忘罔有擇言在身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與夫嗚呼敬哉之說三四致意焉雖
周道由是而衰然罔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
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舍
存亡之變抑可畏哉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大
明篇

慶源輔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辭意嚴格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涵泳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西山真氏曰詩意雖主代紂而言然學者平居諷詠其弊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以爲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大雅板篇

朱子曰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

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
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
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又曰橫渠此
語是將赤心片片說與人苟揚何曾有此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

大雅抑篇

衛侯

讓公

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
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終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工夫○慶源
輔氏曰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
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
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
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
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
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尚不

可測度况可厭射之乎○北溪陳氏曰屋漏人跡不到之地須是戒懼方無愧怍○安成劉氏曰不遇有愆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卽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卽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以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以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叙又曰學始於不欺暗

室○東萊呂氏曰不欺暗室此最是為學切要處
中庸大學只是此道○西山蔡氏曰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

周頌敬
之篇

慶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之明命不
易保惟敬則可以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
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己
所為之事日監在茲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文
程子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又曰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只如是更無別途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最是下得夾持

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
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
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直上
者無許多人欲牽礙也又曰夾持者內外并進之
謂直上者進進不已之謂○程子曰學者須是將
敬以直內直內是本又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
內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
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又曰
心敬則內自直直內是主一之義存此涵養久之
自然天理明又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

操之之道敬而直內而已朱子曰敬以直內便能
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
底又曰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
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問敬莫只是涵
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
義又曰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又曰敬
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又曰敬以直內最
是緊切工夫○朱子曰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
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
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

內是無纖毫私意曾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
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
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若只
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又曰敬
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
終身事業又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
正各得其宜又曰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
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又曰敬者守
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誼又曰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又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西山真氏曰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朱子名堂室記曰當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其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而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

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何暇夫外慕哉○西山真氏敬義齋銘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

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
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
書有訓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
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闕然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
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猷如敵斯克怠欲
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眈
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
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
本傷其本枝從而亾

家語大
婚解

方氏曰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此所以不敢不敬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

論語學而篇

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

適又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
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
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致堂胡氏寅曰凡此數者
又皆以敬為主○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
該動靜此章敬者乃是主動而言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雍也
篇

朱子曰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
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
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

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又曰持身以敬則
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
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又曰居敬是自處以敬
行簡是所行得要又曰居敬則明燭事理而無私
意之擾故其行必簡問居敬之居如居室之居曰
然○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行○
雙峰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伸
弓之簡敬而簡者也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夫子
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

謂也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程子
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
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雙峰饒氏曰無
物只是無私意○問集註何不用程說朱子曰程
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
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
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之意非
仲弓本意又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居敬了又
要行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
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

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壁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南軒張氏曰主一之謂敬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行自然簡也○敬簡堂記曰心宰萬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

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吉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并進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旣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

所不欲勿施於人

顏淵篇

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恤

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悃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像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强拘束之敬故云然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不知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峰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像耳至於用工却石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工之要或問出門使民之則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

卷之二

二十四

也

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

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

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問程子只說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

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工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

○朱子

曰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

敬之目又曰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雙峰

饒氏曰平居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蓋

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

則私意不存而得以盡推己及人之恕矣○程子

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一不敬便

私欲萬端害於仁又曰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
 有箇仁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孔門
 諸子問仁聖人多告之以敬如何楊氏曰齊莊中
 正仁之守也要得為仁須是敬○問學以何為極
 武夷胡氏曰仁問從何入曰從敬入何謂敬曰心
 不在焉是謂不敬○朱子曰學者當知孔門所指
 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常
 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無少間斷而
 察識存義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造次顛沛
 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嘿之間而

無一息之間斷斯其所謂仁歟又曰觀夫子答門

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

答石子
重書

問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到私欲淨
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又曰人心湛然虛靜
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
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又曰百行萬
善固是都合着力如何件件去理會百行萬善總
於五事五事又摠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
仁只是主敬求放心又曰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
也推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敬不須言

仁敬則仁在其中矣○問五峰曰敬以養吾仁又
曰敬則仁矣二說如何曰敬以養吾仁則是先識
仁了然後別以敬養之而敬與仁爲二矣敬則仁
却是就此實下工夫仁便只在這裏此意極爲親
切答張欽夫書曰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
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
功又曰心者主子身而無動靜語嘿之間者也仁
卽心之道而敬卽心之貞也此乃徹上徹下之道
聖學之本統○西山真氏曰敬則仁不敬則私欲
賊之而不仁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矣

論語子路篇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於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又曰敬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又曰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感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又

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
是裏面積成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又曰恭字輕敬
字硬○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
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
言則涉乎人矣又曰恭似低頭敬似擡頭○西山
真氏曰敬有堅強意恭有柔巽意○北溪陳氏曰
敬工夫細密恭氣像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
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
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
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又曰恭有嚴

底意敬字較實○新安陳氏曰居處恭靜時敬也
執事敬動時敬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
人初無二語也克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
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
一身遠而治乎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
下○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
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憲問篇

朱子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又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修己以敬是最緊要處又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又曰修

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
舉積諸此蓋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
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
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
修己以敬之一言而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又
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
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
也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
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
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

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之
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
充積之感在其中矣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
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
可以安百姓也○程子曰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
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天以理言動靜語
嘿無非事也帝以
主宰言饗即
郊祀之類○朱子曰上一於恭敬這却是上
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

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體信達
順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
明又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
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
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
是自誠而明意思又曰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
通達又曰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
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并流則如眯目播糖上
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

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又曰聰明睿知皆由
是出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問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敬之功用又不止
於安百姓雙峰饒氏曰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
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
曰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
意○東陽許氏曰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
之功用無窮○敬軒薛氏曰程子論恭敬曰聰明
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
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心昏氣逸四體放

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况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衛靈公篇

朱子曰篤厚也又曰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季氏篇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問各專其一是一主一之

義朱子曰然○雲峰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
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于敬者也○勉齋黃氏曰九
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
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
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

○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堯曰

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
故人望而自畏之非以威加人也○程子曰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朱子曰熟味整

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曾子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大學

朱子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

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新安陳氏曰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處而言○朱子曰誠意以敬爲先又曰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爲自欺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問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忤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于充塞天地雖刀鉅在前鼎

鑊在後也不怕又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者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

公所謂誠

劉忠定公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誠子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卽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西山真氏曰劉公問學道從何入溫公曰自誠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蓋誠者道之極致學者必先窮理主敬然後誠者幾焉今乃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今

以朱子此說觀之則知誠之爲義經傳所指不同
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情僞正學者立心
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朱子曰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
可畏之甚也又曰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
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玉溪
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
地卽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爲善於獨者不
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爲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

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
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
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
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
以眎萬世學者

○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中庸

朱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卽是道不可須臾離處又曰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問恐懼是己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便是防閑其未發問卽是持敬否曰亦是又曰不睹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管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又曰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

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
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又恐
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
懼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不知戒懼心何處著落
曰戒懼謹獨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覺
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孟子曰操則存亦不是着
力把持只是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
入潛室陳氏曰此問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
言語既是未發才着工夫便是已發了蓋雖是
未發之初體已合具萬用在此不化禪家寂如空
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
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形跡又曰先就睹聞處做了却就不睹

不聞處用功方能細密今人於睹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不成又曰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逼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又曰戒謹恐懼只是略省一省略是箇敬模樣然道箇敬字已是重了只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子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思慮已有些少事已接物了又曰這獨不是恁地獨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故中庸以此言爲扁首又

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

失平日涵養之意

答林擇之書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

神得以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道鄉鄒氏

曰慎獨最爲入道之要所謂獨者非獨閒居靜處

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着力無由有過舉西

山真氏曰鄒氏之言慎獨最有深味○胡氏季曰

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

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涵養者所謂存天

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欲發之時當

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

時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朱子曰此說甚善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又曰戒慎恐懼是事之未形處慎獨是幾之將然處問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防檢人欲曰也得又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既睹既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之意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旣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工夫處又曰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小私意發動又却慎獨如此卽私不能爲吾害矣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又加謹也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

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曰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以暫離也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旣已如此矣則又以爲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

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或中庸又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所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又曰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

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
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
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
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
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
行日以益廣矣賦○程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
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
敬而無失最盡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
中也蘇李明問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

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
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
自中節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
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敬則自如此
矣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
力若發以後則難別曰聖賢正要就發處別惟子
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
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朱子
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出便是

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或問程
子之言敬而無失者柰何曰只敬而無失便不偏
不倚只此便是中子思之言本不爲此程子特取
其有會於吾心耳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
底便常在又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
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又曰敬而無失乃所
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工夫處答胡廣仲書又曰程
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
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殺了其所謂敬亦無他玄妙
竒特只是教人處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閑

說話

約書

呂子

又曰大本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

功又曰大抵未發已發只是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固要審察遇事時時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底心無時不存養無時不省察又曰未發已發不必太泥只是既涵養又省察若戒懼不睹不聞便是通貫動靜只此便是工夫至於謹獨又是或恐私意有萌處又加緊切若謂已發了更不省察則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發後省察又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

嚴肅便是涵養工夫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又曰敬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得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夾持涵養省察無所不用其戒謹恐懼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體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所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矣又曰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

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有以主
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常行乎省察之間
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復之所以
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
是則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
存養之實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行乎省察之
間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是則
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答張敬夫書

又曰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
端昭晰而其所以察之者益精明也又曰心體通

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
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
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
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格
澤之又曰夫謂未發之前不可着力者本謂不可
於此探討尋究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
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
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
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
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

著亦安得以不察

答胡季

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

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反覆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以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

與湖南諸公書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

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已發柰何曰未發之前須常惻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齊明盛服非禮弗動所以修身也

北溪陳氏曰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直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接物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既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程子曰聖

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問齊戒是敬否朱子
曰固是敬但齊較嚴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
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又曰明道愛舉聖人齊戒以神明其德要之意思
自好問恐是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
惺惺法

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龜山楊氏曰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小雅正故君子內省不疚
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朱子曰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朱子曰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程子曰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氣象也○朱子曰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又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未有事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于思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子曰篤厚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曲

西山真氏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雖四言而

修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歟○程子
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敬則自然儼若思
又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
差凡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問寢不尸曰毋不
敬又曰忘敬而後毋不敬○范氏曰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藍田呂氏
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
主宰處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
之貌又曰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
又曰平居須是儼然若思○南軒張氏曰儼若思

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西山真氏曰毋不敬者其綱也見於事親事君事長與夫威儀容止起居動作者其目也又曰敬者禮之綱領也

坐如尸立如齊同上

孔氏曰尸居神位坐也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祭亦當如祭前之齊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僥焉如不終日表記

應氏曰僥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檢束而紛紜雜

亂遂至僥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
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
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
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強是志強否
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
日那得強伊川云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
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敬軒薛氏曰莊敬
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
氣卓然有立爲善聲聲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

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記樂
程子曰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
敬則怠慢之心生矣○敬軒薛氏曰人有斯須之
不敬則暴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

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又曰謂敬爲和樂則不
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問初學莫未
能和樂否上蔡謝氏曰雖未能便和樂亦須以和
樂養之○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
不過謂胷中無一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故開
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
程子曰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
可見也答廖子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
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問敬而不

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多得則飽矣

故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感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

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
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
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
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玉藻

陳氏澔曰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遯
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則加敬○朱子曰坐
如尸立如齊足容重手容恭以下敬之目卽此是
涵養本源也問本源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
又欲隨事省察曰卽此便是涵養本源這裏不是

存義更於甚處存養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

行儒

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則發於外故以為地

○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丑公孫

朱子曰志固為至極而氣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雲峰胡氏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

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敬軒薛氏曰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程子曰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又曰勿忘是敬也又曰必有事焉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又曰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着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朱子曰孟子論養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

敬為集義之本也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

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

答何叔京書

○程子曰若以

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上蔡謝氏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肆安肆必放肆

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於勿忘勿助之

間仔細體認取○朱子曰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

理而存養下功處又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

忘不助而心自得

答張敬夫書

○程子曰今志於義理

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剝一箇助之長雖

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亾然則持之太甚便是必

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問必有事焉而
 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程門乃轉作養心法如何
 潛室陳氏曰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
 細密然亦只施於養氣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大
 槩工夫較龐些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
 二句借轉作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持
 敬工夫其說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
 之節度耳朱子曰必有事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
 不把做事助長是作弄意思又曰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
 兩句此自有淺深○退溪先生曰必有事焉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當作四項看了有事一○程子曰
 也勿正二也勿忘三也勿助長四也

鳶飛魚躍于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
之意同活潑潑地○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方是形容天理
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
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
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
潑地略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
體便已洞然又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
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
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

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真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

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

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

或中庸

又曰某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柯叔

又曰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

著意尋討便窒礙了

答呂子約書

又曰論必有事焉

飛魚躍意亦甚當更且虚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

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至於此靜坐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同上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乎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

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

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告子篇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此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

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
生日以寢薄而不能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
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愚聞之
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
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
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
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延平李氏曰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
涵養用力處也○西山真氏夜氣箴曰子盍觀夫
冬之爲氣乎不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

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
之機貞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
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
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闐窈乎如未判之鴻
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
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
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
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
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
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

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
而天理繳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亦
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癢痲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
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
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
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
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又曰先聖尺

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曰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不須大段着力然又不可不着力久之自然見效又曰孔子言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其舍亡致得如此走作則孔子言心體者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之言

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
皆謂舍亡所致也又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
此亦未安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
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答石子○程
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
以直內而已又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朱子曰所
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闔者之相
捩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
主而心自存矣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
字之間要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

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又曰若能常操而存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於求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相對養與失養亦相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急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吐

朱子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方才昏睡去也是故只有些昏情便是放問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心如何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曰求放心
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着覺
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勉
齋黃氏曰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靜存動察如履淵
冰如捧盤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此孟子求放心
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
所習不曰詞章則日記問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爲
何事哉及周程倡明絕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
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
所以求放心之要旨與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盡心篇

延平李氏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朱子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

答張敬夫書

又曰存之養之便是

事心性便是天故曰事天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同上

朱子曰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無

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又曰眼前事事
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必邪僻不好底物事
只眼前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又曰敬則欲
寡而理明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

答廖子
晦書

又曰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又曰敬
所以抵敵人欲人常敬則天理自明人欲上來不
得又曰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
得剛健自然勝得物欲之私○南軒張氏曰若何
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其甚
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

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朱子曰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未嘗不串然其實却是一件事不成到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朝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又言存其心養其性操之則存舍之則放心

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
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攻之者衆又安得保
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告仲
弓操存之方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告顏淵寡欲之
謂也高城深池重門擊柝固足以自守矣內姦外
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來之矣良將勁卒堅甲
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
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
然非真知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
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

所當察也

崇政錄卷之一

崇敬錄卷之二

主敬旨訣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
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
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朱子曰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
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
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
力矣問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
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

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
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
用曰是如此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
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
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
曲○勉齋黃氏曰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
當仔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
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北溪陳氏曰一
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
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

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朱子曰無欲與敬字一般
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
撒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又曰周先生
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
如何便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
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勉齋黃
氏曰敬則靜虛亦能動直矣敬該動靜者也○徽
菴程氏曰學聖賢之道無他主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宗而已其反躬也必以無

欲爲敬以無息爲誠

○程伯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顏子明得盡者仲弓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資質剛明仲弓資質溫粹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飛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謹嚴做將去

問心術最難執持如何曰敬

敬勝百邪

操約者敬而已矣

西山真氏曰先生又嘗書一約字而註敬字於其
下亦此意

古人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
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尹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
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
習之旣久自然有得

涵養吾一

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方是恁地變易無窮

便是天地之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
更無走作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
間斷不誠無物也又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
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將來就人身說敬則這
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也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

持敬而無自得之意

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

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

非體無形體可擬是模見記孔子間居

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
也須是恭而安

問持敬覺不甚安朱子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但覺有些子放去便收斂提掇起敬便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

○程叔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八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朱子曰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答孫敬甫書又曰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念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又曰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又曰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工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看

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問程子
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
愚以爲誠意工夫在格致後今乃云先立誠意始
去格物無乃反經意歟潛室陳氏曰程門此類甚
多如致知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蓋誠
敬二字通貫動靜始末不是於格致之先更有一
敬工夫在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不然皆妄

人心不能無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
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
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又曰中有主則

實實則外患不能入

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自然無悶程子曰中
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又曰有主
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德
明晦名云虛實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
敬為主也敬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
存而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不
能干無有二事曰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
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
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也答廖子
晦書

人活物也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或問事爲之主一段疑當使心爲事主不可使事爲心主朱子曰事爲之主只是此心收在一事上不走作耳伊川欲以數珠與溫公之類程子曰君實常思

慮紛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其後告人曰近得一
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
念得與一串數珠之所亂却不
如與一串數珠之為愈也

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既
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
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
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三矣

問敬曰莫若主一

朱子曰主一是敬字註解要見事無小無大常令
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

此又曰程子又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是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别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别有敬也豁方子又曰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問主一無適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莫做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又曰做了這一事却做一事今人做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又曰主一兼動靜而言又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

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問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
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
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又曰敬莫把做一
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未說道有
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
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閒物事
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問伊
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
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

則不能周流無窮矣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南軒張氏曰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要是常常省屬使凝定清肅之時多則當漸有向進矣又曰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旣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衣交互出來久久自別又曰所謂主一無適真學者指南故其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

他及乃是實下手處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談高說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爾○東萊呂氏曰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者○北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適之功也○西山真氏曰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

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

蘇季明曰晒

季明名

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

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朱子曰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說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

謂一

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

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
一旦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
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少不曾做
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
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
柱處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
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爲此也又曰學問只要專
一如修養家想無成有釋氏想有成無只是專一
然他底難自家道理本來是有只要人去理會甚
順且易又如莊子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亦是如此

教人但他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道理
若看得透徹可貫事物洞古今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

朱子曰伊川整齊嚴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說與人
問敬曰不必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問上蔡常惺
惺之說如何曰不如程子云云无切人能如此則
其心常惺惺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整齊嚴肅
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才整頓起處便
是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新安陳氏曰

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

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朱子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子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稽詔伯又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

中理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老釋何異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如此存得耶又曰聖賢所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有形像處把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便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稽攷處去也答呂子約書○南軒張氏曰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纔着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玉溪盧氏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

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
一內面纔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

朱子曰恪是恭敬中朴實緊切處問恪是有嚴意
否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
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曰亦須稍嚴肅卽
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
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
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
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問敬還是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急迫求之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達道

朱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

紛亂只是私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問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
恐或近於放倒南軒張氏曰敬守此心栽培涵泳
正是下工夫處若近於放倒何栽培涵泳之有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竊窺
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拘迫拘迫則難久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
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

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苦着力便不是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
敬以直內也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飾
私智以為竒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惡人齊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未發
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
樂發自中節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

南軒張氏曰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西山真氏曰此說尤學者所當知○朱子曰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惟程子看得重又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者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又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闢聚到程子始闢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又曰二先生有功於後

學者最是拈出敬之一字有力又曰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請更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書

又曰聖賢言語大約似

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

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
自一處行來便入得或曰自秦以來諸儒皆不識
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
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
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
敬字全不成說話聖賢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
曰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
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
量只是信口胡說又曰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
補一敬字又曰二程說一箇敬字正欲無智愚賢

不肖皆得力耳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之便有效只是自不肯服耳○北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缺

○張子曰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西銘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即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建安葉氏曰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私僻之
念不作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
間亦不必盡日讀書或靜生存養皆是用功處天
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是不息雖秋冬凋
落生意未嘗不在其中學者喚令此心不死則日
有進○建安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
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
晝有爲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爲息一

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篁墩程氏曰張子動息處自修之功如此真學者法守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而已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敬是箇扶策人底道理人當放肆怠惰時才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肆邪侈意思也
自退聽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

不由乎此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
節與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
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或問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
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
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
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旣立由是格物致知以
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
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
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是昏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上同

北溪陳氏曰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

王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爲聖學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爲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爲篇首三言

之綱領敬之一字又明明德之綱領

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所守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人之爲事必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只是虛言之志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

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論只是提攝此心教它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敬則萬理俱在

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敬無許多事

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如釋老等人却是能持敬但是它只知得那上面一截事却沒下面一

定齋集卷二
截事覺而今恁地做工夫却是有下面一截又怕沒
那上面一截却是箇根本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着力處
亦無一分不着力處

爲學有大要若論着文字則逐句着將去若論爲學
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抽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
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
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而今只是理會箇敬一日
則有一日之效一月則有一月之效
只敬則心便一

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在此便是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敬只是收斂來

敬字不可只把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
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
較有些子故慢意思便不是敬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答鄭子
上書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
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
續何難之有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
只是覺處便是接處

此溪陳氏曰敬字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
無界限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
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
事也如此做到末稍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
斷便不敬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敬不在外但存心便是敬曰須動容貌整思慮則生敬已而曰却說得一邊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問持敬易散漫如何曰只喚着便在此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

然或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須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己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心固

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

因論大學諸生答以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

或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點檢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

或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時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

常惺惺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擊蹊曲
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
不放矣

葉味道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
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丟去把捉又添
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
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如
何曰也須着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
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若

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

這裏

答葉味
道問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莫把做一件事者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
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
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
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
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然耳無聞目
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
放縱便是敬

敬只是有所畏而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
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爲學

問敬字何訓曰是不得爲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答潘叔度書曰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
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處蓋所以持
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
得見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

如來喻却似太瀾翻也

答張欽夫書曰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己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答曰伯恭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逢其原今亦當且就

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答何叔京書曰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此乃實下
工夫田地不容少有差互竊觀尊兄平日容貌之間
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
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
自覺其舍而失之乎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
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蓋比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
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
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

說之偏而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以著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喻似未肯於此加工也豈

憚於費力而不為耶

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
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
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嘿由中及外無
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
備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
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嘿而必謹之於衣
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
其未發也敬為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
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係惟勿忘勿助者知之

持敬之設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盖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肆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肆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識能莊整齊肅則放肆邪侈决知其無所容矣

既無放肆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

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収時此心如

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躁妄之病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答程允夫書曰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終尾
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
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莊整齊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
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
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
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
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
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
言如此類者甚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

尾只是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念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答胡廣仲書曰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

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攷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
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
君不須自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
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
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
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
何謂耶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
趨向耳未便遽入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旣推之太
過而來喻又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却是近世禪家
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己前可以怠慢故

肆無所不爲而若必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書語之小疵也

答林擇之書曰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喻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各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之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

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
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
正矣

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
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
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
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
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

初無間隔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
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
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
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
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
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
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廖子晦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者方
得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
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

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答方耕道書曰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不過曰正衣冠
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
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
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
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
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
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
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
乎

答呂子約書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亦可謂不察矣

答林伯和書曰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

卷之二
答陳膚仲書曰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答潘恭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程正思書曰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箇敬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

答周舜弼書曰所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

為嘿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

答董叔重書曰所論心之存亡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着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胡季隨書曰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明白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答季守約書曰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倒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答符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末

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謬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熊夢兆書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

朱飛卿問持敬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着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楊仲思書曰所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

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

答方子實書曰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正而理明矣

答余正叔書曰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答孟良夫書曰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

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却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
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
適而不為學矣

答許順之書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
來不活否却不于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繆

陳氏曰心常惺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
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

身道錄卷二
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不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
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
敢告靈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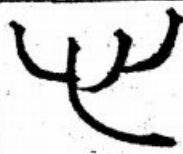
朱子自叙題下曰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
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
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退溪曰地頭之說
於做工好有據依○或問

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句
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却無
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
如人相戰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便
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着時不
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寬緩底意思多耳○西山
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
宜熟復之○又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
問之本至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
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敬 齋 箴 圖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 防意如城 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	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 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
(表) (表)	(動) (靜)

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



(無適)
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當事而存
靡他其道

(主一)
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
惟心惟一
萬變是監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有聞)
須臾有聞
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

(有差)
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
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

退溪先生曰金華王魯齋栢排列地頭作此圖明
白整齊皆有下落又如日常宜體玩警省於日用
之際心目之間而有得焉則敬爲聖學之始終豈
不信哉

崇敬錄卷之二